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五十六回 絕豔驚逢浣花醉酒 佳期再阻婉姐居喪

卻說寶珠剛想闖進去，忽又轉念立住，卻想道：且慢，我聽說浣花這人最有脾氣的，他連珍大哥尚且要避過了不見，何況我是什麼東西。又想到：橫豎他在咱府裡，遲早總要見面的，忙什麼，只我討他點好，少不得也和我一樣的愛他呢？剛想著，聽裡面一陣笑聲，便忍不住道：管他，橫豎不會打我出來，便踮踮靴尖兒，一手揭著軟簾進去。見柳夫人正一手攜著瘦春一手攜著浣花笑說著。寶珠便趕先請個安笑道：「兩位姐姐，一路辛苦嗎？」浣花紅了臉，瘦春卻笑回道：「沒什麼？」因問柳夫人道：「這位敢便是寶哥哥嗎？」柳夫人道：「你們怎麼同路來，沒見過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是呢！因為那船先後隔的遠，雖見過面卻沒請安，姐姐想不見怪。」藕香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兩個妹妹都給太太做了乾女兒了，你怎麼喚姊姊呢？」寶珠因問瘦春幾歲，瘦春說了。又問浣花，浣花低著頭紅了臉回不出來。瘦春代說是十七。因轉問寶珠，寶珠紅了臉道：「不問我吧，講出來真慚愧死我了。」藕香在旁邊嗤嗤地笑道：「這也有個客套，我真聽不入耳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並不是落客套，我只為最怕聽的人叫我哥哥，往常麗妹妹叫我還羞呢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寶珠見浣花不合自己講話也不肯笑，心裡頗覺有個缺憾，又不敢去逗他，正沒得話講，卻好外面說請三爺，寶珠便趁此出去了。這裡瘦春和浣花兩個，坐一會兒便同藕香到婉香的舊屋子來，早已鋪設的極為華美，便到房裡坐下。藕香陪談了一會，因有事回西正院去。留寶兒與兩姨作伴。寶兒因說，咱們府裡怎樣的有趣，又有兩處園子，怎樣好，拍曲子彈琴的人也多，天天玩也玩不厭。又說做詩的人也多，浣花才高興起來。因問這裡算誰的詩好？寶兒道：「除了婉乾娘，該算寶叔叔了。」浣花因問，誰是婉乾娘？寶兒便把婉香的履歷背了一遍。又說明兒就該喚作寶嬌娘了，光景花府上下月便送親來，姨娘總瞧得見。浣花臉紅紅的聽著不語。瘦春卻笑道：「你家寶叔叔的詩集，我到見過，本雖多，只是好句子卻少。」浣花也笑起來，寶兒驚道：「這樣說，兩位姨娘的詩定好了，想來總有集子，可肯給我讀讀去。」瘦春笑道：「我的也不見怎樣好，學不得。還是浣妹妹的集子，明兒我檢給你瞧。」寶兒便等不得，要浣花背幾首他聽，浣花謙說不好，定不肯背，寶兒也只得罷了。一時，南正院丫頭們來請上席去，三人便都出去了。留著一個浣花的丫頭團兒在屋裡，寶兒的小憐因笑問團兒道：「剛你們小姐說著，可真會做詩嗎？」團兒笑道：「咱們小姐也真可笑，不拘什麼總說自己不如人的，偏這幾句詩他便不掩藏過去。在京裡那些翰林的詩，他還要拿起筆來批削，自己有什麼得意句子便呈送宮裡去，也總有些賞賜，所以他用的筆墨紙硯全是宮裡賜出來的。其實我瞧他的詩也瞧不出好處來。」小憐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那你更比你小姐高一層眼界了。」團兒道：「倒也不是，我只看他的詩全是些台閣體，所以說也不過是堆積成的。」小憐因問兩位小姐，可許親了沒有？團兒笑道：「講這親事，也好笑得很，你奶奶還是先太太在日許的，所以沒得自己的主，這兩位嚇，就不同了，家老爺又鐘愛的和性命似的，所以件件依他們自作主。他兩位便更開了一個詩社，把五名前的都提了，請老爺面試，自己打屏後看去。打前年起點繡女似的點了兩年，也沒得一個中選的，有才的總不得貌，有貌的便不得才。今年選中了兩個，是這邊的人。一個姓何，叫什麼何祝春，一個叫做什麼盛蓬仙。哪知道這兩人都娶過親了，老爺便不與他提起。這兩位小姐卻對極了，說做小也是情願，老爺也愛那兩人，便央人先對姓何的講去，這姓何的已有了一妻一妾，二小姐便死了心。那姓盛的知道咱們三小姐，在京裡自打皇宮裡起一直到外頭，沒一個不說是才貌雙絕的，上面賜他的圖章便這四字，他倒央人來求親，老爺問了三小姐便一口允了下來。」小憐笑道：「既這樣老的一個，他怎麼見了人還臉軟軟的？」團兒笑道：「他說這是終身大事，所以要合自己的意，不然便抱恨了一輩子，若別的他便講一句話也要害羞的。」小憐因笑道：「近來這樣的事也多，聽說本地有一家子的小姐，也這樣起個詩社選女婿兒，前兒選中了咱們爺，他便請爺面試去。爺回來講與奶奶聽，大家還笑的了不得，說那位小姐又粗又笨，長的和水牯牛似的，爺說他要選人人也要選選他呢。」團兒當是玩話，因道：「這話敢真嗎！」小憐道：「怎麼不真，你不信問你姑奶奶去？」因又笑道：「那家子的小姐，人說他像個牯牛，你家小姐長的果然好，只是太嬌小些怕也有人講是黃鶯兒呢？」團兒笑道：「誰講來？」小憐笑道：「剛咱們三爺和奶奶比說，你們二小姐像個荷花雀兒，三小姐像個黃鶯兒。」團兒笑道：「也比的像，他比大姑奶奶呢？」小憐道：「這倒也沒比方來。」兩人正說著，外面報說，小姐回來了。小憐快替打起門簾子，團兒迎著，見浣花醉了，兩個丫頭來扶著，一個拿著風燈進來。小憐看他兩頰紅的和桃花似的，兩隻眼睛欲開還閉的瞶著眉兒，像似嫌這燈太明了，因把桌上的保險燈旋烏些，團兒扶著他到上牀睡去。浣花早哇的一聲嘔了，小憐正找帕子，忽寶珠跑進來道：「呀！真個嘔了，這真對不起了！」浣花溜轉眼波看了他一眼，早又嘔了一口，寶珠忙拿自己的帕子接去，看都是酒，也沒一點兒渣滓，還有些荳蔻的香氣。心裡暗想，可見那賈寶玉講，好女兒的身子是水做的話不謬。因見浣花一手墊著枕衣兒，側臉兒要睡熟的光景，便自己忘了形，替他曳被兒蓋去。團兒在旁道：「不勞爺吧，我來服侍呢！」寶珠才自覺不好意思，看浣花的臉兒又分外紅了一層，打耳根上直暈到頰上酒窩兒邊去，心裡便分外憐惜起來，見團兒已替他垂下帳子，便走開來。小憐笑道：「爺怎麼把人灌醉了，可過意得去。」寶珠繃眉道：「哪裡我肯灌他，只葉太夫人和兩位太太各敬了一杯，我也敬他一杯，他像吃不下了。我怕他醉了勸他不吃，他意思怕我怪了，他便一口兒飲了，他臉兒便飛紅了，我看他醉了，才叫人扶他來的，他說要嘔了，卻果然嘔了，不知道呢壞了他嗓子沒有，這總是我不是，我明兒給他謝罪吧！」說著又道：「哪一個怕又要被他們灌醉呢，我瞧去！」說著便自己拿個風燈出去。小憐笑著，便也跟去了。浣花在牀裡聽的明白，寶珠講一個他字便臉兒一紅，也不知道寶珠講了多少他字，末後聽寶珠把自己的人稱作他們，一法不好意思起來，幸而隔著帳子沒人看見，不然便真要羞死了。一會子聽對房瘦春回來了，也不來看自己，便聽見放帳鉤兒的聲音，知道也多分醉了。便暗把寶珠的舉動想一想，很合心意，又漸漸想到盛蓬仙身上去，便自己害臊起來，一合眼睛睡熟了。次早起來，覺得身體很倦，四肢棉軟沒一些力氣，竟病了兩天的酒。寶珠過意不去，不時過來問好，費盡多少溫柔性兒才把浣花伴熟了，宛然便是第二個婉香。瘦春本來脫略，自不比了。此刻因用著心力伴浣花，便不知不覺一日一日地過去，轉眼已是四月初旬，花家送親來了，已在葉府住下，葉太夫人和軟玉姐妹也都歸第去了。又聽說婉香此番回了顧眉仙回來，是眉仙要來送親的。心裡便又活撓撓不能過去見他，這一番秦府裡上下都忙的了不得，只寶珠是個新郎也害臊起來，便不預事去，成日家和瘦春、浣花、美雲、寶兒作伴。過了幾日，已是十二了，聽說喜期即在十五，次日便要發奩過來，心裡暗暗歡喜，等不得便想和婉香見面。猛不防上燈時候，外面傳進來說花占魁死了。寶珠嚇了一跳，柳夫人也道：「這怎麼處？」剛愕呆著。秦文繃眉進來道：「這岔兒打的凶呢，這怎麼處？」袁夫人在旁道：「這個諒不妨，這邊有這個七內從吉嫁娶的俗例。」秦文道：「只可旁人使得，咱們家可不能犯這個居喪嫁娶的例，便我甘願坐一個主婚的罪，那花太太不肯呢。」袁夫人道：「他一個女人知道什麼？你喊珍兒和他商議去便了。」秦文道：「你當他是個女人不知道法律，我聽說花占魁前兒為這姻事，也不知翻了幾百回律例，他怕不知道嗎！」袁夫人道：「姑且喊珍兒講去也不妨事，倘有什麼科罪，咱們一家子擔受便了。」秦文想也不錯，便出去叫秦珍講去，並派了白劍秋和金有聲去料理喪事。一時秦珍氣喘喘地跑回來，到南正院向柳夫人回道：「花家去，剛大亂著，說花太太身後也沒子息，沒什麼可望，竟把一切事全托了葉老太太，老太太問他，他但哭著。說我隨老爺去。人只說是他傷心話，哪知道竟吞金死了。二妹妹已哭的死去活來，我也不好講這話了，葉老太太叫我來，請太太便去幫理一切事宜。」柳夫人等聽了，失色良久，掉下淚來道：「罷！罷！不知婉兒的命怎苦，怕早哭壞了呢。喊轎伺候，我便去來，這裡喜事且擱著，等我回話再講。」說著，便匆匆上轎到葉府裡來。進門見擁擠著許多白衣帽的家人，到正廳上見居中停放兩具空棺，薰的滿屋子芸香，地下點著幾座樹燈，有許多僧道在那裡誦經懺，敲著法器。鬧鬧哄哄，跑進跑出，多是些忙忙碌碌的人。進後，見中正大院子門鎖著，還掛著大紅彩匾，貼著喜聯。原來裡面便陳設了兩家的喜奩著，恐怕遺失，所以封錮了。柳夫人往常總打這院子進出，見封鎖了便不得路走，卻好葉府的丫頭婆子都打邊頭一個小牆門出來迎接，便引著柳夫人打夾弄進去，穿過兩所正院，打左首偏院進去，早聽見一派哭聲。柳夫人進去一看，見右邊房裡擠了婆子、丫頭，牀上停著一個花占魁。那哭聲去在左首房裡，便舍下這邊進那邊

去，一眼見婉香哭暈在地，葉太夫人和尤月香、軟玉、蕊珠及春妍、海棠等都哭著喊著他。柳夫人著了忙也放聲哭了，顫聲兒幫著喊，好容易把個婉香喊了轉來，婉香睜眼見是柳夫人，便扯住柳夫人的衣角放聲大哭。柳夫人看他傷心也早哭的昏了。兩個哄哭了一會兒，大家勸著才略住了聲，婉香早把嗓子哭啞了，還是呃聲兒哽咽著，柳夫人勸了他許多話，才止住了。回頭見花太太停在牀裡，有幾個婆子守著。柳夫人本來恨他入髓的，便也不去看他。拭去眼淚，猛見丫頭叢裡雜著一個浣花，在那裡勸婉香，心裡疑惑不解，及細認一認，略有些不同，覺這人的兩彎眉兒還比浣花的濃些，長些，他滿眼角綴著淚珠，便真像秋波似的，因私問了丫頭們，才知道便是顧眉仙，暗暗稱羨。一時葉太夫人請眾人出來，到外面婉香的院子裡坐去，說這裡要小殮了，叫婉香也同過去，婉香不肯離開，經柳夫人便扯了去，一千人都一齊出來。到婉香院子裡，眉仙才請柳夫人的安，柳夫人便和他敘起久慕的話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好事多磨原有例，佳期再阻不由人。